

歷朝憲章類誌卷之二十九

潘輝注著

△國用誌

國之大政。莫切於財用。稽諸虞書六府。金穀惟修。洪範八政。食貨爲急。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曷嘗不理財以聚人乎。我越桂郊啓宇。銅柱分疆。風氣旣開。百貨咸聚。人物之生日夥。海山之產無窮。因三才之利。以爲國家之用。誠不患於不足也。然而生財之源。本諸天地。理財之道。本於上人。苟經畫之有方。自可流通而足用。今以其要言之。正供之課出於斯民。戶口登耗。財源以之羸縮。則丁戶之籍。當詳於稽核也。有田斯有租。有身斯有庸。有戶斯有調。經常有準。然後國用以充。則賦歛之法。當定其常式也。布泉所以通民用。交易百貨。貿遷有無。則錢帛之行。不可壅滯。田土所以公地利。經界不正。穀祿不定。則田土之制。當使均平。他如四方物貨。則有海山土宜之產。而征權之課。所宜詳。商賈往來。則有津渡關市之稅。而巡察之政。不可廢。是皆理財之政。足國之方。爲天下者之所當理會也。至於取下以事上。必有所司。則徵收當正其例。量其入以爲出。不可無準。則經用當有其常。此乃定法取民之道。制節謹度之規。歷王之制國用。蓋不外乎此矣。李陳以上大略具存。至于有黎一代。其法始備。蓋其稅課有通融之準。而未嘗至於病民。用度有經常之規。而常有以裕國用。三百餘年之間。雖其沿革或殊。要皆心思經緯。條制詳明。融會參稽。亦有以見一代財用之大綱也。爰用旁稽遺典。參錄舊編。彙以門條。著其規制。曰丁戶之籍。曰賦歛之法。曰錢幣之用。曰土田之制。曰征權之課。曰巡渡之稅。曰徵收之例。曰經用之費。詳略之間。參載今昔。總名曰國用誌。以備考云。

●丁戶之籍

李太宗明道二年。詔官職三人共保一人。如有藏匿大男者三人同罪。

按李朝稽核戶籍最爲詳嚴。民丁十八歲登黃冊。謂之黃男。二十歲以上謂之大男。官職三人。官職都是也。主掌管禁軍。只得共養黃男一人爲家奴。若有藏匿大男者。則官職都三人同罪。蓋是時保養私奴。惟未及黃男。乃可耳。

仁宗太寧八年。閱黃男定爲三等。

陳太宗建平四年。閱定清化府帳籍。故事每歲春首。社官開報人口。謂之軍一作單數。並依帳籍爲定。其出宗室。文官。文階。武官。武階。從官。軍人。雜流。黃男。癯老。不具。附籍。漂散之類。有官爵者。子孫承廕。方得入仕。富壯而無爵者。世爲兵。

天應政平三年。命馮佐周閱定又安府諸名色。

七年。命統國太師陳守度定清華府帳籍。

午峯吳氏曰。建平四年。旣閱清華帳籍。至此又以命守度。外此惟命佐周一閱又安府諸名色。餘各路民籍。至十二年始修。惟清華獨先且詳。又以重臣司其事。或承李之後。清父之經制。猶略。至此將一番整飭。不得以不然歟。

十一年。定戶口軍數。男子大者爲大黃男。小者爲小黃男。六十歲爲老。老甚者爲癯老。十二年。春正月。令諸路修寫民簿。

仁宗紹寶二年。閱天下帳役。及諸色役。重興元年。元兵既退。詔定天下戶口。朝臣諫以爲民方勞苦。定戶口誠非急務。帝曰。祇可以此時定戶口。無或窺我民凋弊。羣臣皆悅服。

午峯吳氏曰。敵兵初退。瘡痍者未起。流移者未復。村落丘墟。原野蕭條。招懷之且不及。而汲汲於戶帳之修。有司之所稽查。小民之所聚會。一鷄半豚。無不損費。新簿舊籍。不無參差。子遺之餘。廢私簿而參官府。其爲擾民。不亦甚乎。當時羣臣以非急務爲諫。仁宗復諫。又文其辭以拒之。而卽稱服。士連以爲近諛信矣。

明宗大慶二年。命仁惠大王慶餘定又安民籍。

裕宗大治九年。命左僕射曾寬。右僕射黎适。閱定清華帳籍。

英宗紹慶三年。詔諸路修單數。

按陳初造籍。遞年繼修。其法最爲詳密。蓋因舊李之制然也。其後帳額既定。遂爲成例。世加稽核。不復如前之詳。但見於史者。記載闕略。後來幾年復修之例。則不可考其詳矣。

少帝建新三年。四月。胡漢蒼攢造天下戶籍。籍人口二歲以上。京人旅寓藩鎮。並榜示令勒還原籍。不許流亡。胡氏族聽註演州清華之派。先是季聲嘗與其羣臣言曰。安得百萬兵以敵北寇。同知樞

察使黃晦卿進是策。籍成。點十五以上。六十歲以下。人口數倍於前。

黎太祖順天元年。冬十一月。旨揮各府縣鎮路修造戶籍。至來年二月進呈。復修造戶籍。六年。再攢造戶籍。

太宗大寶元年。攢造戶籍。

仁宗太和四年。攢造戶籍。

聖宗光順元年。攢造戶籍。六年。復攢造戶籍。其法並以六年爲率。至期。府縣州官拘集社官。各將本社戶口。赴京對寫。

洪德元年。定法。每三年修造戶籍爲小典。六年爲大典。差官各處文武內臣各二員。構作選場。各社以巨中小分補供頓錢米。爲官吏寓祿。令各總社開類正戶客戶。先試士子。稍通者饒學。次查職色。清正倖冒。次閱民丁。分爲壯項軍項民項老項顧項窮項各等。家有三丁一補另壯一補軍項一補民項。四丁二補民。五丁六丁以上。二補另。一補軍。應務另項別計。老饒篤廢別類。漂流逃別者。出籍長成。至十八歲入籍。先選強壯爲另兵。餘始爲民。納差餘錢。其漏籍自十歲以上壯者充軍。

十三年。修造戶籍。嚴琳奏言。造戶籍時。社長詳註官員各職品高下。資級多寡。如註脚不詳。戶科檢奏府縣官及社長一體治罪。

九月。戶籍成。命六科及吏部秀林局儒生同戶部吏部於報天寺。同與府縣檢考。

按黎初造帳之法。自洪德詳定。始爲纖悉。三年一閱。稽核靡遺。故當時民丁無所隱漏。而兵財之政。按籍可辦。無偏輕偏重之弊者。以戶口之數詳也。成規既定。歷世相承。上入行之而不擾。下人安之而不疑。而生齒登耗。不逃燭照。豈非其法之善歟。

世宗光輿二十一年。令閱選四鎮民丁各項。以定民籍。

按有黎中微。莫氏亦遵洪德之制。四政民籍。稽閱甚詳。而歷朝續統。清華二處丁數。亦皆盡籍點兵。至是平莫之後。始復大行閱選。蓋所以詳繁耗而均賦役也。

神宗永壽元年。申定閱選法。命清華三府。又安十二縣。隨民丁多少。有財力者量補爲另兵。長安天關二州。與四鎮。每社村量。每分項一百人。選有材力者。取另項十人。軍項二十人。外藩鎮各社。每分項一百人。取另項八人。軍項十五人。未足分者。隨率而取。每率十人。某社舊另已足者。停補。餘率者。簡汰。其補水兵。雖餘率不汰。奉天各坊。實在項一百人。只取軍項二十人。命諸文武雜職。非有實任。應務。諸武職提參總兵以下。與武屬。非有軍功。寔授。案吏令吏。都提典通諸人。非有試中。與軍功。並還項。官員子孫。饒廢。亦各以寔任。寔授爲定。其清。又及四政各處。並奉天及藩鎮等處。各縣社坊。某人年六十歲。汰老饒。年五十外。老弱應補。老項。某人年至十八歲。猶卑小。劣弱。未堪補項。應還小饒。其家三丁。一補另項。一補軍項。一補民項。某四丁。一補另項。二補民項。一補軍項。五丁六丁。並二丁補另項。一丁補軍項。餘補民項。其父在另項。猶隨軍應務。其子並補軍項。某人築居別社。與本貫懸隔。仍許隨所居著籍。若所居與本貫接近。並令勒還原貫。應閱。其選場。每處構作一場。惟奉天屬與山南上畔。其供頓事例。准定。每巨社古錢一貫二陌。米二十四鉢。中社錢八陌。米十八鉢。小社錢六陌。米十二鉢。許本社軍項。民項等。納在場中。付將臣吏。照分各分。其欽差武官。少尉。少傅。職十四分。左右都督。職十一分半。文官。左侍郎。職十二分。右侍郎。職十一分半。寺卿。十分半。司業。都科。職十分。翰林。監察御史。等職。九分。司禮監。八分。舍人。看選將臣吏。該簿等名。每名七分。隨看選。并寫簿等。每名五分。把門。每名六分。武官。三少職。每員。書記。勾稽。二名。每名三分。武官。左右都督。文官。中使。各員。每員。衙吏一名。每名三分。武官。三少職。每員。另兵一百人。左右都督。等職。每員。另兵九十人。並每人一分。武官。文官。中使。夾帶。依如本官分。看選該簿。二名。夾帶。亦依如本員分。以便應務。其餘各禮。並禁。

三年詔修戶籍令各社長備類社內戶族男女十歲以上計口爲率修寫六簿一留本社一留縣官一留承司二付戶部戶科一啓簿留中諭以遞年季稅原例所收上年選場或漏已有詔諭無所增加無所追問以示寬政若社長脫漏縣官失覺並依律治罪其脫漏無籍之人或有戶婚田土鬪殺盜劫諸訟各衙門並停勘問自後十年一閱以爲太平制度

玄宗景治二年時宰相范公著建設以爲閱選煩數且六年戶籍每責成於該縣該總勾稽勾當總正守券書記諸人頗有作弊請改舊法上從之先令擇置社長與史胥次命修閱戶籍民數既詳乃命行開例於二處行平例於四鎮與天關長安府（詳賦歛目）

四年命諸外國人寓居入籍其衣服居處與國俗同聽所在社村庄峒册類入戶籍五年令開例官校正清華又安率數及寓居人率六年諸奉差官上各縣簿上慮補丁率或有輕重乃命據此簿爲總數頒下各處令諸社村有被重例者啓納戶部付監督平例官責實量減刪分與縣內社其漂失社村人率季錢付與本縣相分替受足依奉頒之數簿成之後或有流民亦許本縣分替以均賦役其所該官有陳訴隱減人丁者查實編入免罪其社村長不實者休論

按黎自中興以後至于永壽遵行閱選之法至是始定平例登者不計耗者不除其法若爲簡便而戶口產過之額不復周知殊非古人詳重民數之意矣歷代相循無復稽核其後五十餘年保泰欲復古制而成法已壞卒不果行則當初變古之失誠不能逃其責矣噫憚煩勞安簡便豈足爲經世之遠圖哉

裕宗保泰五年。定繼修戶籍例。先是戶籍以三年一造。自壬寅至次年乙巳。正當改修之期。因著爲體式。令各處承司報所屬縣官遵行。六年定搜括戶口逃亡令。時改修丁戶籍。民多有頑巧躲避。乃議裁以法。照社長所類姓名著原籍。迫拿引納。閱其強健者充軍伍。羸弱者充夫役。訴逃賞格。與訴告例同。

永慶帝二年。申定修丁籍年限。初保泰立遞年繼修之法。欲詳產過。以稽登耗。至是新政多改革。乃議定今後修籍。以十二年爲一期。自甲辰改修爲始。雷同訴漏者有禁。改簿體式。悉依庚子。惟備呈登耗。逐年繼修並停。繼修之法遂廢矣。

顯宗景興三十一年。勘清又二處戶口。行平補法。時住兵頗多逃欠。而民口登耗不齊。有司按舊額選補。互有輕重。催逃拿欠。凋民無兵可替。軍籍日益耗缺。執政譖差官閱寔平補。特旨命端郡公裴世達勘補又安。黎貴惇段阮淑勘補清華。

三十四年。改修各處戶籍。時天下向平。戶口寢息。靖王以舊帳續修既久。登耗增減。定額難憑。乃命大行稽核。以參從院儼。陪從黎貴惇董之。閱覈諸府縣官。某稍罷軟者。換差幹員蒞任。仍令催集各社社長赴京查核。各令詳開率數。無容隱漏。一時訊覈大至。人情騷動。東南民多有叛者。或稱丁率大王以誘衆。四方莫不匈匈。於是睡郡公黃五福言于朝。請緩其事。王亦以民情頑避。勢難窮詰。乃令各縣照舊額增加率數。付縣內相分刪受。乃遣官分行理之。民始安帖。

按自保泰壬寅定帳以後。至是五十餘年。又經庚申大亂之後。四方戶口登耗不一。在上概以成額取民。殊非中道。則此一番稽核。使之詳多寡而適均平。誠爲治得其宜也。但人情安於因襲。改

作之事。在所駭聞。而當時之持政者。又往往失於急迫。傷於掎克。殊非寬裕使民之道。故一經稽查。便生擾動。而天下戶口之數。卒不能窮。遂使議政者。指此爲滋事擾民之舉。而不計不除。卒爲不易之成法矣。然愚嘗思之。國之本在於民。民之命制乎君。苟登耗之數。不能詳知。則周恤之仁。何由下究。古之王者。重萬民之數。周禮司民。自生齒以上。每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以其數。詔於司寇。司寇獻之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詳重如此。誠以有國之本在於是也。我越李陳。歲修單數。黎初三年。攢造其法。皆爲詳密。無非遵先王之制。而詳爲國之規。大典相因。誠爲不易。自夫簡便之說興。而稽閱之法廢。不計不除。定爲成例。而民之繁耗。登殺上不復洞照於其間。拘拘焉徒執成簿。以取盈。非復有先王近民之微意矣。夫以主億兆之命。爲治平之政。而不能詳其豐耗。均其多寡。徒使民之自生自育。制命乎天。若無所與於上者。此豈盛世之事哉。惟以時異事殊。遞年登下之制。固不可復。而斟酌適宜。則六歲改修之法。未始不可行也。有國者苟當平定之初。行檢閱之政。處之以公平。施之以法術。戶數之驗。詳覈其稠凋。而不專責成於社長。丁簿之登。備稽其老壯。而不可勒定以空名。使之太稠者不漏。偏重者獲蘇。然後業其困窮。均其賦役。而定以年限。繼修之例。則庶乎可革不均之宿弊。而漸復古者之良規。此固治天下之先務也。

◎賦歛之法

李太祖順天四年。定稅例。一潭池田土。二桑洲錢穀。三山源藩鎮產物。四關隘譏察鹹鹽。五蠻獠犀象香料。六源頭木條花果。

按李時賦稅之法。有此六項。見於史者如此。其等第之詳。則不可復考矣。

太宗乾符有道四年。詔百姓賦稅。許輸官十分。別取一分。謂之橫頭。過者依盜法論。橫頭如賦稅之外。有紙錢是也。

仁宗廣祐八年。定田籍徵租。每畝三升給軍糧。

陳太尊天應政平十一年。定田賦例。人丁有田土。則出錢粟。無田土者全免。一畝二畝。出錢一貫。三畝四畝。出錢二貫。五畝以上。出錢三貫。田租一畝。出粟一百升。

廢帝昌符二年。徵丁男戶輸錢三緡。故事。諸鎮有兵役。某縣册田額若干。隨額出金銀錢絹。人兵生者不計。死者不除。倘有軍旅徭役。亦以田數用之。如有田畝桑洲魚潭。則有稅。無則免徵。至是杜子平奏。做唐庸法行之。賦加重矣。

按陳初賦歛。只徵田土。民丁之窮者。一皆豁免。其寬恤貧弱。雖為善政。但有身有庸。自是常法。居王土為王民。無終歲不徭之理。漢之口賦。唐之丁庸。未始不為良法。然則丁男輸錢之例。雖若加重於前。而定賦之制。寔亦斟酌于古也。

胡漢倉纂立定田丁租稅例。前朝田畝徵粟三升。今徵五升。桑洲畝徵錢九緡。今徵上等畝鈔五緡。中等鈔四緡。下等鈔三緡。男丁歲供錢三緡。今以田為額。出正五高徵錢五陌。六高至一畝。徵錢一緡。一畝一高至五高。徵一緡五陌。一畝六高至二畝。徵二緡。二畝一高至五高。徵二緡五陌。二畝六高以上。徵三緡。丁男無田。及孤兒寡婦有田。停徵。

午峯吳氏曰。丁男無田。孤寡有田。皆免徵稅。亦寬民之政。然有田有租。有身有庸。此不可易之法。至於田畝徵租。一高一陌。則此為過重。而彼為過輕。俱不得其中矣。三高為一畝。沙洲每戶一畝徵絲二兩。

黎太祖順天元年。詔天下田租。潭陂桑洲等稅。並聽二年蠲收。諸路老人自七十以上。免差役。太宗大寶二年。定稅額。其在桑洲無田穀者。軍與桑田五高。民與四高為常業。免徵鰥寡三高。聖宗洪德元年。定人丁稅例。每人納錢八陌。又定桑洲稅錢。量畝一二三等出錢。

十六年。定天下各府縣州等官。進人丁田租諸稅。如有怠慢不勤徵收。致拖欠者。追錢償如令。今謂十分為率。

追於本人七分。  
追該官長三分。

憲宗景統三年。定人丁差賦。令諸不具人丁不能生理者。並饒差賦。

按黎賦初稅之法。既經洪德准定。其纖悉條式。當具於餘暇之書。而典籍散逸。不可詳考。姑錄其見於史者。以誌其大略云。

神宗永祚七年。定治平規模。令遞年上進嘗新節料三禮。送補各鎮。每總錢五陌。米一百鉢。恭進忌時日等禮。所該照補各項。每社錢一貫。其四鎮季錢。另項無隨征人。出錢三貫五陌。軍項人。出錢一貫五陌。民項出錢一貫二陌三十文。生徒舊將臣。社長。老項。小十八。令史。典通吏。有應務。及僧道。教坊出錢一貫。不具。出錢八陌。各項季錢。歲收每人七分。饒赦三分。官員監生。老饒。寡婦。並免出錢。其官田租。給賜世業。通告占射等田。與桑洲土陂池諸稅額。並付戶部。責催縣官收納。亦收七分。饒三分。以示寬恤。徽文太僕諸稅。付本官徵納。禁內外所該不得濫收季錢。

玄宗景治二年。頒行官田租例。收畝十升。多者以斛。權準每斛錢三貫。給賜世業。屯田。徽文等田。畝四十升。通告占射田。畝二十升。先是盛德丙申年。頒官銅升於各處二司。依洪德舊式。每升米六合。至是范公著議。按經籍。以黃鐘之管。中容粟子一千二百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

爲斛斛卽是石其舊官銅升與此不合請依五量法改鑄頒行是年定各鎮賦稅平例其法計民丁而賦曰季錢人一貫八陌將補庄寨人一貫各所人一貫二陌度官田土而征曰稅錢一等畝一貫二等八陌三等六陌舊納粟者每一百升准代納三貫文官隨行使臣饒夫志願另兵皆免季功臣田使臣田祭祀田另兵分田皆免稅浮浪無賦私田不租內殿田在徽文殿會事與清華太僕寺卿所收官庫田如樂場社裏別類別納每粟一妻十八升刈象馬草與諳曉工匠各社免其季稅有匠人役於官者只復其身其土產絹絲布紙蜜酒香鹹油漆壘瓦薪木銀銅鉛燭鐵片鐵彈諸物准定價錢令其實納除減季稅漂流招集之民滿年限者量補輕例命以責令縣官會集總正社長色目而相分補季錢隨人丁厚薄而增減平分者依舊又有七禮錢粟以丁計率人二陌米四合半稅錢據田土分等爲高下漏外者并補各有賦紙季錢人丁一率紙二文稅錢賦一貫紙二陌列舉每社當納之數以爲成例其外藩鎮免稅收季免七禮錢并米亦有許輸土產除減季錢

八年定田租額稅例凡官田租粟每畝三十升錢一等畝一貫二等八陌三等六陌給賜田粟每畝四十升錢一等畝一貫三陌二等一貫一陌三等一貫世業田內殿田亦如給賜惟三等畝九陌免還田錢一等畝五陌二等四陌三等三陌外田畝一等畝八陌二等六陌三等四陌通告田占射田粟每畝二十升錢一等六陌二等五陌三等四陌鹽田草菅田池一等六陌二等五陌三等四陌土宅一等畝五陌二等四陌三等三陌官屯田畝一等一貫三陌二等一貫二陌三等一貫一陌桑洲一等畝二貫一陌二等一貫八陌三等一貫六陌是時平補例亦成繼命給每社民令旨一道路上列

外錢。中開季稅錢。七噠錢。與雜額土產各項。下列全年總數。該徵官或仍或換亦給令旨如之。以爲經常之制。

按景治准定賦稅之例。纖悉詳備。等第分明。自中興之後。至是始爲畫一之制。而通融簡便。其法惟主至寬。何則。季錢只徵壯項。餘者皆免。則人不至苦於上供。租稅只據官田。私者不征。則民皆得樂於農畝。是皆不盡利以遺民。嘗損上以益下。誠足爲仁民之政。此所以宇內久安。而享太平之治也。

裕宗永盛十五年。冬十月。命官度田。諭曰。恤民當先仁政。仁政當均賦役。先朝深厭舊制。閱選煩數。創立平規。登者不計。耗者不除。迨今五十餘年。其間戶口登耗不常。而原額因循如故。民多偏重。馴至貧漂。因集廷議。思以拯救之方。咸謂天下田宜不問公私。並行勘度。量補稅額。參與人率定例。使貧富相資。輕重相等。永爲經常之制。公論既叶。宜可施行。須知此法之行。隨時救弊。出於不得已。非好爲更張。以求倍古之功也。

保泰二年。仁王與執政議賦役法。諭之曰。我觀歷代取民之法。互有不同。惟租庸調三者爲正。今田租丁籍。方議典定。調役之法。亦當商略並行。外此他徭雜賦。一皆停省。古者制用量入爲出。今當先量所出之數。而後定民之所入。公等宜審熟條上。以次奉行。

三年。初定租庸法。租法。公田爲一種。二種。差等第出錢粟。畝錢八陌。二種出粟二分之一。一種出粟三分之一。官洲土以見耕作分二等。半爲桑。半爲生花。准畝錢一貫二陌。有植桑者半納絲。每鎰准錢八陌。無植桑者聽代納錢。私田亦有一種。二種之別。二種畝錢三陌。一種畝錢二陌。庸法。民口自

十七至十九為黃丁。二十歲以上為正丁。五十歲以上為老項。六十歲為老饒。四項身庸。全年每丁古錢一貫二陌。米四鉢。生徒老項黃丁半之。(此段疑有闕文)

是年定行調法。舊法遞年牌表。祠祀。堤路。橋梁。殿廟。倉庫諸務。並照丁率補分輸納。多有踰例。兼催科四出。民不勝擾。至是始定每丁一率。夏冬輸官錢六陌。官自雇役。人皆便之。

四年。以租庸調法初定。諭旨。其略曰。古者三代取民之制。因革不同。救弊之勢然也。國朝開創。三年一行選籍。雖公私法度。增減不一。然當時民亦宜之中。興伊始。因循維舊。第以時異勢殊。法久弊生。我親政以來。不遑暇逸。深惟國本。側席孜孜。旁求古典。惟唐租庸調法為善。讀之慨想。詢謀允叶。爰定次第品式。令條既具。用廣敷言。使知今日所行。大抵因時制宜。以適諸治。雖條目品節。多所更張。然均役便民。思周國計。亦仰法祖宗之心而已。時王勵精求治。宰臣公沆等多所建明。故兵民財賦之法。一時創置。號為詳備。

按租庸調法。定自保泰。較諸景治賦稅之例。尤為精當。雖其額稍加重。而斟酌損益。皆為適宜之制。蓋王稅不取私田者。舊法也。今公私皆差等第出租。則是無不征之田。而歲入可以增裕矣。雜役皆取戶分者。舊制也。今夏冬惟徵調錢雇役。則可以省煩碎之征。而民力以是不困矣。此固皆變法之善處。上焉有以足國。下焉不至於害民。宜其後世遵行以為取民之良法也。

五年。定清乂及畿內租賦法。王以清乂湯沐應義之邑。京畿輦轂之下。租徭並當從寬。清乂惟調錢從四鎮例。田租各減半。身庸免征。畿內公田稅錢六陌。免出粟。私田租與庸調錢減四鎮有差。又定外藩鎮租錢例。並減四鎮之半。諒山高平路遠。稅錢准原額。稅例納銀子。以便搬運。

是年又定各處亭門及教坊庸調錢例。亭門錢以巨中小社為準。巨社二百率使錢六貫。中社百率使錢四貫。小社百率使錢二貫。遞年庸調期附納在該收官轉納知官照發寓祿禮錢屬教坊籌錢屬

該官。四鎮教坊正丁納庸錢一貫二陌。黃丁老項減半。調錢豁免。遞年二期納在知官轉納。清又教坊准納調錢。其小歌針炙傀儡出庸錢與丁項同。替卜並准免身。

九年。再定田租法。先是租法。公田概准畝收錢八陌。出粟以一種二種為差。洲土以二等輸錢。私田亦以一種二種供稅。至是再命親勘。相其肥瘠。分為三等。以定賦高下。著為令。公田一等畝一貫。出粟三分之一。二等田每畝八陌。出粟半分。三等田每畝六陌。出粟三分之一。林麓高燥。鹹酸深淺。每畝四陌。免出粟。凡粟子每妻古錢六陌。七鉢為斤。十斤為妻。路遠不便搬運者。許代納。官土除丁居外。準納每畝

四陌。私田一等每畝三陌。二等每畝二陌。三等每畝一陌。林麓高燥。鹹酸深淺。每畝一陌。私土除丁居外。準納每畝錢二陌。官洲土成桑。准每畝錢一貫二陌。芋荳准每畝錢六陌。白沙准每畝錢四陌。草菅田。准每畝錢八陌。洲土植禾穀。准每畝錢九陌。官陂池准每畝錢四陌。三寶田每社村寺除香

燈一畝。大名藍每寺二十四畝。小名藍每寺二十畝。其餘后神后佛祭田忌田。並依稅每畝二陌。

按租稅之法。再經較定。如此則寸土不遺。而無不征之地矣。盡利之政。若為刻核。而原其立法之意。蓋欲使之無曠土。無遊民。以充國家之用也。雖非先王之中制。抑亦伯者富國之術歟。

永慶帝二年。順王命參從阮公沈等議沿革租庸法。沈等請減清又私租。准四鎮之半。公田全免。又

調法之行本欲省民橫費。第出入煩數。有司不便於行。請免四鎮。及長安調錢。許沿官照舊堤路搜差戶分之例。王從之。又更定二處教坊調錢例。正丁減半。老項黃丁一切豁免。

是年免長安府四鎮調錢。減私田租。

私田一等二等依舊額。三等降收。每畝錢一陌。深淺高燥。豁免。寺田停收。

初中興以來。止徵公田租。無私田

之稅。仁王時參從阮公沆始收行差田出租法。又變舊制行調法。民帳租額。必欲一戶不脫。尺土無漏。括逃稽隱。民間多有不便。至是特命改之。旨書一下。遠近皆頌其寬。

按保泰租賦之法。當初君臣講畫悉備。故決於變古。行之不疑。然卒未幾時。即復更改。當時公沆

猶相。竟不能終守前議者。亦以人情不安。而法之有所不宜也。蓋累世清平。輕徭薄賦。百姓安於

舊典。一朝創異。在所駭聞。又况順王新立。急於改父之政。不復究其法之可否。而奪於浮言。搖於

異議。必欲盡取而變之。公沆雖相。非復有前日相孚之分。故凡平昔之規畫而施措者。又不免躬

自改更。而不能以為沒身之法也。然愚嘗考之。公沆所建白創置其法之得失。蓋略相當。雖刻核

稽括。非有寬大之政。而條理纖悉。品式詳明。誠足為理財制國之規。如修籍之必窮漏丁。征稅之

必及曠土。此雖拂於人情。屬於培克。至若私田差租。特不便於富戶。而食王土納王稅。實有國之

常經。調錢出入。雖或煩於有司。而省雜役免催科。亦小民之同利。凡若此者。無非適宜之制。通變

之術。權度而舒究之。固未始不可行也。世之議公沆者。每概以變法擾民見罪。而不能復求其經

畫施設之蘊。此殆因循世俗之見。豈足以論創法圖始之權制者哉。

三年。增補客戶。雜流庸錢。時府僚官言貧民漸漂。困悴寔甚。積年逋欠。宜量減追徵。又寔戶困頓不

支而僑寓者家宅完葺以逃避幸免。流民丁率最少而雜流者財產豐足。以捐納准饒。請不問客戶。照率補庸。雜流二名。受一庸。率待民丁同集。依舊饒免。從之。

顯宗景興二年。以軍興需費。增補公私田加租。每畝古錢二陌。

四年。復保泰調法。中興初。牌表祭券。皆依於戶分取之。牌者。生時正旦。各衙門行望拜禮。表者。預前進賀表。賀禮。擇日行拜表禮。二禮皆有歌席宴筵。祭者。丁祭厲祭。官廟四季祭。百神春祭。券者。堤路。頃口。橋梁倉庫試場。其收納付之縣官。表牌屬承憲二司。祭屬府縣官。券屬鎮守。保泰初。議以收納煩碎。更定調法。後以橋梁道路多有廢壞。復議收戶分錢。已而勾催收送。弊竇百出。明王深知其弊。至是命復行之。

十九年。赦加租錢。二十五年。復命收加租錢之半。諺曰。有田有租。古今常理。國家收田租。具有定額。向因邊事有警。權於正租之外。別補加租。以資軍用。近因海內削平。兵役稍寬。已經寬赦。今有事調撥。需用頗廣。照舊加租額。量收其半。併歸春務。俾便收納。